

懷  
函  
雜  
俎  
叢  
書

第二冊



秋

信

錄

二

卷

宣統元年  
奉陵徐了  
昌掘羅兩  
峯先生原  
稿校刻

我信錄序

初祖西來不立文字自南嶽清源以下語多棒喝話似瘋顛此乃度人不得已之苦心皆不失西來大旨逮宋元間禪衲居士老婆舌說口頭禪公案紛紜本來日昧蓮池大師別開方便之門曲盡鍾爐之妙念彼彌陀往生淨土夫往生之因生於一念之誠念念相續而蓮花芬馥此卽吾儒所謂誠則明吾兩峯居士出儒入佛悟證人天作我信錄窮諸妄想究論萬緣以蓮界之思爲歸宿之所以經傳之文爲近取之譬嗟呼至道無歧同歸於一生分別心者其居士之

罪人乎言如寶筏度已度人身坐鍼鋒信人信我具  
此阿閼鞞以我之信求人之信如水合乳如磁引鐵  
則是書之有補於二氏厥功甚偉當與法藏碎金錄  
同生天壤歡喜讚歎而爲之叙辟支迦羅居士江藩  
書

學道以信爲基信者三賢之首萬行之先一切法之  
根本李長者云一切諸佛從此信生故法界乘中以  
根本智爲信心隨信心中理智現前以信因契諸佛  
果法分毫不謬方成信心是以雜華首楞開顯五位  
必由十信而後游歷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以成佛

果若無十信則十地不成十信之初心無十地之佛  
果亦不可以謂之圓信學人欲與法流水接當以觀  
慧入於中道研窮八識自然流入薩婆若海心精忽  
現圓妙開敷然後謂之妙信常住卽聖人之教亦以  
篤信爲善道之本故曰民無信不立也羅先生兩峯  
通魯典竺墳之學以正見入正信勤修淨業洗心定  
泉是明於第一義諦而欲轉識成智者又復廣摭內  
外典錄爲一書融會儒釋之言化我執而破邪見以  
文字般若證明洙泗之道其功甚鉅矣夫世智辨聰  
之流偶讀得原道本論一二篇先入爲主而一己之

身心性命茫然未嘗理會好爲諍論求勝於口舌筆  
札間其所爲儒因地不眞亦非眞爲闡提者也至於  
剽竊教乘潤色詩文冀幸福田貪著名相或借之以  
驚世駭俗自標奇特舉不可以稱難信能信也試讀  
是編而起大疑始可以入信疑之不能信更何論乎  
信必加之以願願必輔之以行行願並深信力乃固  
如是學儒方爲眞儒如是學釋方爲眞釋道一而已  
並行不悖學人先自審其趨向而用力於格致誠正  
之道則人此信心不遠矣德園居士潘庭筠撰  
此錄通儒釋之分又歸諸淨土以破宗門之空談元



悟使修行人知有入手可謂深切著明蓋吾儒謹於  
視聽言動之非禮至於克伐怨欲之不行歸於意必  
固我之俱無合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卽攝心爲戒  
因戒生定之法也惟性與天道爲夫子所罕言學者  
不得而聞而從心不踰之妙亦未詳□□□□世疑  
忽然超越大徹大悟或爲吾儒未及不知儒者言性  
卽覺性澄圓也言誠卽真心卽實理也言仁卽太慈  
悲也存心養性至於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與十方圓明獲大殊勝相等然  
朱子釋格物致知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又釋曾子

一貫謂眞積力久將有所得蓋資稟有清濁工夫有久暫其間時節因緣未可俱令其一薦直入耳法門如四萬八千毛孔皆可還源楞嚴之圓通維摩之不二諸祖之話頭皆是也如來謂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其後李延平令人觀未發時氣象二程子半日靜坐至門外雪深三尺亦示人以法門也然此方之當機及古佛之發願不無差別故文殊特揀耳根第一而大勢至之淨土次之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與一歸何處有句無句其爲攝心窮識同一作用而已然三十年流水不聞聲起悟者絕少而樂邦安養世多有之

以此爲歸宿宜矣兩峯居士貫通內外典是以援据  
浩博剖析精嚴可釋吾儒之疑而有志於釋教者亦  
得其門而入不惑於空談元悟蓋渡海之津航也時  
余將隨法駕詣五臺菩薩頂瞻禮文殊師利故喜而  
序之乾隆壬子仲春望日定香居士王昶書於京邸  
之聞思精舍

性命之理吾儒罕言之以其信者少也我佛極言之  
以其不信者多也故憨山大師曰我信人不信非不  
信也不及信也人信我不信非不信也不足信也人  
信信言我信信心言果心會無不信矣儒也佛也同

此性也一而二也二而一也我信矣猶有不我信者  
我亦信之矣不我信矣縱有強言信者心終不信矣  
故自信敦誠人信易欺誠者曰精欺者曰淪智照識  
惑惑起于差照存獨立致道者以照照惑貴智不貴  
識近予從事於心性之學採輯經藏中與儒書融會  
於心之言彙成是書名曰我信錄儒釋之道正不當  
以世智辨聰起分別執也是爲序乾隆五十六年歲  
在辛亥衣雲道人羅聘書於京師琉璃廠之僧舍

我信錄卷上目

世界

成住壞空

山河大地

天宮

天堂

地獄

閻王

輪迴

轉畜

鬼神

鬼

恠

魔

人身難得

前身後身

我信錄卷上

懷德園

衣雲道人羅聘

世界

經中刹塵二字以一塵爲一刹也刹之多有如其塵故曰刹塵前明王霽宇云天地間道理本是如此蓋虛空旣爲無盡是誠所謂大而又大者若以自朝至暮一日月經行之地盡此虛空是虛空亦渺乎小矣何以云虛空無盡不知一日月經行之天地爲一世界此一世界積至千爲小千積千小千爲中千積千中千爲大千總名曰三千大千是爲一佛刹將此佛

刹碎爲微塵凡一塵一世界是爲塵刹此塵塵刹刹  
世界各各星羅碁置於太空各各有眷屬相配極整  
齊極莊嚴者也故曰華藏莊嚴世界海馮具區管東  
溟屠赤水製有華藏莊嚴世界海圖流行海內據圖  
詳玩我輩七尺不但太倉稊米乃纖塵之纖塵然能  
纖塵我形體不能纖塵我性體華藏莊嚴世界海在  
我性靈又不啻纖塵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  
人其無自小哉

成住壞空

凡人立論皆用情識程夫子爲理學至儒何故只說



有成壞無住空蓋猶是情識之見也易曰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知乎晝兼知乎夜知乎晝此則  
盡天地之閉塞開闢并未來際而知之所謂知天地  
之化育也且就康節先生所說約畧言之朱夫子曰  
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

朱語止

因思之

一日十二時向暗者六子丑寅酉戌亥是也向明者  
六卯辰巳午未申是也疊相推盪周流不已積成日  
是此支干積成歲亦此支干積成元會運世亦此支  
干三十年爲世三百六十年爲運一萬八百年爲會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元以一會言初爲子會再爲

丑會子丑寅卯十二俱歷完是爲一元子會以前天地晦冥至此則天開於子輕清者上浮日月星辰布列歷一萬八百年子會終則交丑會乃地闢於丑重濁者下沉山河大地俱有丑會終則交寅會是爲人生於寅人雖生不過牛首蛇尾之類茹毛飲血之流此會盡則爲卯爲辰亦是每一字管一萬八百年至巳會則人物繁盛大明中天堯舜正在此會又閱至午會自夏商周以來直至於今皆屬午會由午而未由未而至申酉戌一元之運逮衰萬物之機當息至亥會天地鎔液化爲渾沌杳兮冥兮所謂一元既終

也終則必始如環無端元生貞下復轉剝終依舊再  
造天地數豈有盡哉十二字凡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爲酉爲戌爲亥爲子爲丑爲寅謂爲夜可也猶夫一  
日中西戌亥子丑寅爲夜也爲卯爲辰爲巳爲午爲  
未爲申謂爲晝可也猶夫一日中卯辰巳午未申爲  
晝也諸佛在三界外居常寂光土眼看元會流轉如  
指諸掌旣閱歷午未紛紛擾擾又閱歷申酉見天地  
人物消隕又閱歷戌亥見寂杳者若干時彼建立者  
成也寧定者住也消隕者壞也寂杳者空也是造化  
已將成住壞空四字明明平鋪勻列各若干年而何

以收其二棄其二也只因程子生在午運中文明昌盛但見生趣濃厚不見名相杳冥故如是立論也歟  
程子說壞亦是不得已而爲言彼原見得世界只有此成又以理裁決知成必有壞故以成壞二字結之  
烏知住與空哉旣不知佛慧又不信佛言其不知住與空也固宜雖然此就邵子皇極經世圖立論其實成住壞空又不如是說

山河大地

一切山河大地爲其有形質也形質謂之生凡生皆有死惟此性靈者不受生死累舊云最不堅牢的是

四大身軀四大地水火風也山河大地亦是四大和  
合總不堅牢對性靈視之更不堅牢在俗情視爲堅  
固法身在道眼視爲幻妄虛體以凡理論江彬將謀  
不軌則牛首震吼憲宗將易太子則泰山震驚周王  
治世則海不揚波世宗御宇則河清三日甚至射潮  
潮退鞭山山移長城可以哭而倒流水可以喝而分  
凡此總爲我意想堅凝所提挈耳豈得如貞常之性  
體貞常性體歷萬千劫不壞金剛不足喻其堅舍利  
不足方其固誠哉堅固法身若夫山河大地正未也  
金沙太史王損菴曰天下之有形者未有不從緣而

生者也形莫著於地亦莫堅於地且以地言之其成也微塵聚焉其任也大氣舉焉非緣生而何緣生則無自性故幻術者能使縮上失政能使震神通之人能變爲黃金而滄海桑田之變遷且人人能言之有性者不應如是以無性故緣生以緣生故無性

至堅者山若具千萬年之體不知皆可崩非幻妄而何至堅者地若似乎具巍巍不動之體不知皆可震撼皆可陷溺非幻妄而何大凡物可以動而毀大地可以震而陷亦足以徵幻妄矣識者謂係緣生謂無自性旨哉言乎

天堂

天堂第一層名忉利天弟二層名燄摩天弟三層名兜率天弟四層名化樂天弟五層名他化自在天弟六層名梵眾天弟七層名梵輔天弟八層名大梵天弟九層名少光天弟十層名無量光天弟十一層名光音天弟十二層名少淨天弟十三層名無量天弟十四層名遍淨天弟十五層名福生天弟十六層名福愛天弟十七層名廣果天弟十八層名無想天弟十九層名無煩天弟二十層名無熱天弟二十一層名善見天弟二十二層名善現天弟二十三層名色

究竟天第二十四層名無邊空天第二十五層名無  
邊識處天第二十六層名無所有天第二十七層名  
非想非非想天自忉利天至他化自在天名欲界自  
梵眾天至色究竟天名色界自無邊空天至非想非  
非想天名無色界總名三界自梵眾天至大梵天凡  
三天爲初禪天自少光天至光音天凡三天爲二禪  
天自少淨天至遍淨天凡三天爲三禪天自福生天  
至色究竟天凡九天爲四禪天教中每言初禪二禪  
三禪四禪等天皆指此以忉利一天言之臺榭庭閣  
水沼花林雜色珍奇最勝可觀又有眾鳥和鳴又有



天人常奏天樂天竄於此觀東忘西觀西忘東思衣  
衣來思食食至受勝妙樂皆是福業所感一一自然  
化生不假人辦五通自在五欲具足七種化生壽凡  
一千歲以人間百年爲此天一晝夜微摩天則二千  
歲以人間三百年爲一晝夜諸天壽命皆就此數增  
加而多其樂亦勝雖然天福壽盡隨業輪迴故曰三  
界如同牢獄又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佛所以惓惓  
不教人生此者良以此地實不美也

天宮

天宮快樂極矣爲宮爲殿爲臺爲榭爲沼爲池爲欄

爲楯豈同人力所成天然之妙一氣呵成神輸鬼運  
算思莫測凡假琢削於班輪者雖極雕鏤止爲人巧  
不若天工以天工不借雕琢也豈真宰元樞靈元妙  
無如帝天之密構而乃索棟梁於鄧林求鑿築於畚  
插殆不知真宰元樞靈元妙烝之作用也已或曰隋  
書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於民天上構新室以  
待之制極宏麗無何而彥之卒隋史謂之構得無猶  
煩造作曰自無而造有均謂之構有勉然之構有天  
然之構不可同日語

按歸西紀實有明海王別駕季和名字春之弟宇

熙生平渴慕天宮所作善事多回向於此病將終時果來迎往天界季和深於佛法知其不美令持名生淨土果轉而生淨土俱確有明徵

地獄

隋史云趙文昌至冥見秦將白起披髮居大糞坑受苦梁史云西河劉薩何暴亡心下猶暖其家未卽收殮經十日更甦云十八地獄隨報輕重受諸苦楚又公安會元袁玉蟠宗道云親經鬲子地獄而返又義興學憲曹安祖應秋云伯兄病篤親經血海而還所見境界不可說不可說故善星比丘生陷地獄琉璃

大王活入泥犁易所謂坎坎者陷也其義極微地獄之義非陷之義耶

按南洲地下地獄第一重名等活獄壽長五百歲每一晝夜比人間一萬六千二百俱胝年俱胝此地云十萬第二重名黑繩獄壽命一千歲每一晝夜比人間三萬二千四百俱胝年第三重名衆合獄壽二千歲每一晝夜比人間六萬四千八百俱胝年第四重名叫號獄第五重名大叫號獄第六重名炎熱獄第七重名極熱獄第八重名無間獄第四重獄至第八重獄其壽命俱與第三重同加

倍增下苦報盡方始得出獄之高廣以由旬計○  
等活至無間獄凡八重爲根本大獄每一大獄有  
四門每門外一一有四游增小獄游增者謂有情游彼其苦增故  
以一重言之各有十六游增小獄十六者一黑砂  
二沸屎三鐵釘四焦渴五饑餓六銅鑊七多鑊八  
石磨九膿血十星火十一灰河十二鐵丸十三斧  
斤十四豺狼十五劍樹十六寒冰諸苦受盡然後  
命終是爲十六游增重重皆有是十六游增○以  
第一重等活獄言罪人手生鐵爪遞相嗔忿相搗  
肉墮又手執刀劍遞相斬割身碎已死冷風吹活

或獄卒唱生罪人自想我今已活故名想又名活  
久受苦已出想地獄章惶馳走至黑砂至沸屎乃  
至十六寒冰然後命終。以第二重黑繩獄言以  
熱鐵繩緝直罪人鐵斧砍碎又緝鋸之或風吹鐵  
繩厯絡其身皮骨焦爛苦毒萬端久受苦已出黑  
繩馳走十六游增然後命終。以第三重眾合獄  
言或兩山合壓骨肉糜碎或鐵象蹋身或鐵杵搗  
大石壓膿血流地眾苦并至久受苦已出眾合獄  
次第至小游增然後命終。以第八重言往返鐵  
城大火交射萬毒併至凡所遇者皆惡食惡聲惡

臭惡觸無彈指歇故名無間久受苦已次第至小  
游增然後命終此獄周一萬八千里牆高一千里  
悉是鐵爲上火徹下下火徹上鐵蛇鐵狗吐火馳  
逐獄墻之上獄中有牀遍滿萬里一人受罪自見  
其身遍臥滿牀千萬人受罪各各自見身滿牀上  
眾業所感獲如是報○泥犁卽獄阿鼻卽無間○  
其邊地獄名八寒地獄一類浮陀二層賴浮陀三  
阿吒吒四阿波波五嘔喚喚六鬱波羅七波頭摩  
八芬陀利○呵波波者獄中冷氣逼人眾口止聞  
呵波波聲卽以名獄芬陀利今之梔子花也罪人

冷凍不堪頭裂如梔子花故以名獄芬陀利卽白蓮花

四大部洲地獄按南洲有正有邊東西二洲有邊無正北洲正邊俱無正獄有南洲地下旁者在地  
上鐵圍山間三洲人造罪皆來南洲正獄及西邊  
獄中受其苦報此皆詳教乘法數

閻土

人稱地獄十王人烏乎知惟載在書籍始知之至漢  
明帝金人入夢而佛法至朱夫子云佛法未入未嘗  
有死而復生者不知佛法未入何嘗無死而復生者



史記云秦穆公死去七日甦趙簡子死去三日寤  
時俱云我之帝所甚樂想二公應再壽再貴故得往  
帝所未可知不則墮沉冥中如高山滾石如銅丸走  
坂焉望來告哉惟自漢歷唐歷宋歷明事事漸就澆  
漓亦事事漸趨漸備聞見廣變故多經歷久試驗深  
正史已大書韓擒虎爲冥王其他史如寇準蔡襄韓  
琦范仲淹以至前朝海瑞鄭曉蔡完林浚徐昌穀趙  
用賢蔣燾俱爲冥王俱歷歷有據若夫蔣燾爲王則  
雲間太史陸子淵死時自記者也趙用賢爲王則蓮  
池大師親爲筆記者也蓮池大師云少宰趙公定宇

與雲南巡撫陳毓臺同年公以萬曆丙申三月望日  
捐館時毓臺在任因內人病扶乩請神神判以死因  
懇乞救援神云五殿閻君方新任其人剛正不可干  
以私無以爲也問新任何人曰常熟趙某耳俄而訃  
至則任期與訃期脗合陳大驚異見蓮池筆記管東溟曰  
張浩字義卿虞庠博學好誼之名矜也生前信余甚  
篤垂沒三日間能歷歷道前生事在晉爲某在宋爲  
某在明兩爲邊將今爲冥府五殿閻王趙公署爲記  
室表帝帝允秩正四品閻君待以僚屬之間趙公卽  
余同榜友吏部左侍郎定宇諱用賢者也事見雲南

撫院陳毓臺奠章中

見管見酬  
杏續錄

嘉靖中陸詹事深死

三日而甦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跪於庭云奉王命召公子方用置對忽身已上輿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予心甚駭輿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請曰當去輿從步頃刻間已失輿兩人扶而走足不着地至一城黃衣又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都制可十餘里至闕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到王起坐曰入之予從東階廡下北而

立王南面呼予曰子淵識吾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  
蔣燾耶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之曰奈何犯  
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子淵爾官居一  
品壽應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  
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然曰深得毋  
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是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  
臾持簿至余閱之見生平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  
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  
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專也王在帝寡人爲故人受  
罪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無爲子孫計命黃衣送

之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此獄無覩何以驚  
傳世人黃衣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  
走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既  
近則其屍臥於牀心惡之黃衣推之使附乃甦又兩  
旬黃衣復至詹事遂長往矣閣學朱平漢曰蔣燾字  
仰仁武功伯徐有貞之甥係長洲諸生見朱平漢字  
小品中由  
此觀之不足以徵閻王之鑿鑿哉

輪迴

山陰王龍谿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崇也  
念有善惡往來不停便是輪迴種子識有起滅倏忽

不停便是生死根。由此是古今之通理，亦是現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此龍谿之言，可謂不磨之鑑。謂崇在念與識，遂成輪迴竊臆。前五識所交接傳於第六識，第六識所造作棲于第八識，盤據膠滯垢之窟也。業之府也。無有傾倒底裏之法，只有叅究一路。朝磨夕勘，叅到前後際斷之時，一念不起，所謂水銀將死，心花欲爆，悟門開矣。一了百當，透見本來面目，是爲根本智。又有四智曰成所作智，曰妙觀察智，曰平等性智，曰大圓鏡智。成所作智前五識所轉也。妙觀察智六識所轉也。平等

性智七識所轉也大圓鏡智八識所轉也故曰轉識成智

轉畜

墮畜生道者如郗后之蟒飛燕之黿蔡元謨之蛇夏英公之龍章元禎之猿李微之虎陳國之牛周震之驢李時進之羸江廷斌之馬李審言之羊瞿學究之犬緬家奴之狐劉機之豕彭好賢之蚓如此等者縷縷不盡豈盡謬耶然猶曰稗官也小史也若至如牛哀爲虎見史記如意爲狗見漢書宣母爲黿宋母爲鼈見晉書彭生化爲豕伯鯨化爲熊見左傳左史漢

晉等書豈小說耶總之輪迴以二業爲變遷三業以  
識田爲歸宿有善畫蛇者生變蛇相有善畫馬者活  
現馬形皆識爲之也釋門所以有轉識成智之法也

### 鬼神

鬼神無今古但鬼是鬼神是神人常並稱之可以情  
理通宋儒以鬼神者二氣之良能造化之功用認定  
理氣之寂入寂出者卽是鬼神故將一切鬼神盡行  
抹煞不知天地間爲魑魅爲魍魎無所不有恐爲理  
所障目所礙不能研究得到耳卽以道理論陰陽二  
氣鼓鑄變化無不肖像而出變態以呈如陰陽之氣



纔薄擊大地中卽忽然生菌具有五色且卽有蠕蠕  
蠕動者百千營窟於內如陰陽之氣纔分判大空中  
卽忽然虹見亦具五色亦卽有如驢首者垂首下飲  
於溪卽屬變化其形其象豈可方物易曰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昔禹鑄九鼎以象神姦無使民  
不逢不若蓋從諸方繪怪物之形以鑄於鼎爲魍魎  
爲魍魎使民易識耳豈創設以駭見聞總而言之論  
事物則參差萬態聖哲不能齊論道理則兼總條貫  
羣論不能外何者前此鬼神何者是而今鬼神難信  
者是也伯有爲厲使是理道外之屬何以云立公孫

洩及良止乃止可以厲而厲可以止而止仍是理道  
中事也天下事物有二理道亦有二耶少所見多所  
怪請將十七史廿一史文獻通考太平御覽太平廣  
記等書熟讀一番再爲立論可也至於尋常鬼神只  
如飲食起居全無一毫奇異輕肆勾除揆之理道悞  
否

鬼

禮經云人死曰鬼是必明有此類而後以此加之不  
然死則死耳業既化虛無又何爲立此名色孔子曰  
祭則鬼享之是必明有此物而後以享之一字加之

不然祭則祭耳何爲有設饌者卽有來饌者蔡沉書  
經注云商俗尙鬼使無鬼俗何以尙陳澍禮經注云  
鄉人禘禘者強鬼之名使無鬼強何以名鬼之火曰  
燐苟無鬼燐字作何解虎之鬼曰倂旣無鬼倂字義  
何由名程子曰世間有鬼神憑依以語者蓋屢見之  
是明乎所見之非妄謝上蔡曰形氣離而有鬼知此  
者爲智是明乎言無鬼之爲愚誠者眞實無妄之理  
見實理原自如此釋門所說餓鬼各各種類有六十  
四惟至人知之悉故區分之詳若謂無形無體何從  
得餓其無鬼之說固結而不可解者試問今之猖亡

何歟猖亡者坊廂中鄉鄙中有一種無祀之鬼亦能  
爲崇於民俾不安堵猶民間游手乏食之棍輩也若  
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楚子文已道之鬼有所歸乃不  
爲厲鄭子產已析之卽如每歲各畿省郡縣清明節  
七月望十月朔城隍神皆臨厲壇破費錢糧正額若  
干我 國家又何以行此無益之事哉其燭照於幽  
冥者深矣今釋門放焰口乃施食餓鬼也世俗中頗  
有鑿鑿言其効驗者

稗史家言鬼罄墨不勝書聊記數則以徵不謬宋  
儒張敬夫在淮上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

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  
陰晦則有此語在性理豈爲虛謬魏武子有寵妾  
命其子魏顆曰嫁及疾重命顆曰爲殉武子死顆  
嫁之曰人病則昏亂吾不從亂命從治命秦晉之  
役顆與杜回戰夜夢老人曰吾乃所嫁婦人之父  
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語在左傳豈爲虛謬  
阮瞻作無鬼論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  
客詣瞻曰鬼神古今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僕卽鬼  
也於是變爲異形而滅語在晉史豈爲虛謬

怪

子不語怪非無怪也但不語耳語則啟人惶惑亂人  
聰明令人敗經常而務悠謬非謂其無而不語若謂  
無則力亂亦無也耶不知怪實實流行存著於兩間  
以抒其變幻幽元卽禿穎敝帚破缶敗甑皆能露靈  
作祟彼春秋左傳所謂石言於晉穀洛鬪毀王宮楚  
王謚成乃暝晉文柩聲如牛內蛇外鬪於鄭是爲何  
說然後知怪之對常如晝對夜寒對暑往對來高對  
下多對少大對小一般不偏簡也苟止有常無有怪  
彼豫章張真人何人斯與我輩一般凡流耳衣冠同  
相貌同嗜酒色同世享朝廷之俸歷漢唐宋元明以

來不替且與衍聖公並存不朽豈非驅邪縛魅之能  
肅清海岱之業千古無兩不則妖魅橫出生民無一  
刻寧矣謂無怪者非也夫子卽不語又何嘗禁語詩  
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夫子不刪何意天命元鳥  
降而生商夫子不刪何意國語云季桓子穿井獲如  
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仲尼曰木石之怪曰夔蚘  
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夫子又言何意噫  
聖無不通元無不格叩無不應特不恒語故曰不語  
乃其意則扶常立經意也

釋門動稱魔天地間原有是妬害之崇惟得道者偏  
易招惹卽鬼神忌盈之故亦修道者自起罅隙魔遂  
乘而入之亦有與魔毫不干涉而無故來撓者如煉  
鼎者丹將熟遂成敗壞天宮羣享天福亦有修羅戰  
鬪爭搆此種魔福極大魔力極猛乃從夙世中廣修  
善事而動殺機與嗔心不斷者至楞嚴所稱五十種  
陰魔則就自心還自賊驅除甚難良由五陰之覆蓋  
最深細微妙故魔亦在危微難控之天非經中臚列  
詳備未有不落其彀中者也姑舉怪以證魔有僧向  
余云終南山最難居住周圍廣千里有地可耕可植



聽修者荷鋤深入但怪來甚多無論白晝昏夜有形  
質奇異者有姝女美倩者有卽化成父兄朋友妻子  
來相勸誡者只是一味不理他萬事俱休稍出一語  
動一念卽着渠崇矣蓋深山無人頑石枯椿受千萬  
年日精月華遂成此等然亦小醜耳不能爲有道者  
禍也卽此可喻魔之萬一大乘諸經皆有咒名陀羅  
尼佛談經忽說咒者恐後世衆生受持誦讀魔來撓  
亂故說一切咒楞嚴經云若不持咒而坐道場令其  
身心遠諸魔事無有是處金光明經云十地菩薩尙  
以咒護持何況凡夫又止觀云若諸魔障惱亂坐禪

行者當誦大乘方等教中治諸魔咒若出禪時亦當誦咒

管東溟有三魔辨爲屠赤水臨終之悔而作也何謂三魔謂殺盜淫三根所結之魔也說魔莫辨於楞嚴所云十種陰魔之說當知此魔乃與佛作障之魔從修三魔地路頭稍錯而然此三界之大魔也余所謂三魔乃就道經之魔而言蓋從身三業上起因帶着口四意三淺根而結成者此魔尙未能與佛作障而偏與人間天上之正神正士作障正三教中之切近邪魔試剖之道經莫酷於殺魔

殺魔之王卽佛家之所謂天修羅也此王能與天帝爭其次尙有三種修羅亦能橫行於神鬼人畜道中陰爲生靈之害故道家淨壇咒必曰魔王束手侍衛我軒正指修羅王言也此魔專撓天界罕撓人界故人間不以爲慮其次莫穢於淫魔如世所祀五顯靈官等惟除有福有德之宰官居士其閨闈不敢入下此則能以神力亂其室家亦能攝女婦之陰神入塔廟以污之此魔旣犯佛戒亦犯天戒而韋馱不擊雷神不誅何也生前亦在人中有功德佛天不遽絕其饗也且其所污之女婦亦

夙因焉操縱之權半屬之道陵子孫而靈官以下如狐魅等則城隍亦能制之此魔能撓人間凡民慮之聖賢則不必慮除此兩魔而外又有所謂盜魔者則大德大賢之不足慮而小德小賢之所深慮者也蓋有一種世智辨聰之豪其在世不能修大福而能作小福不能修大慧而能發小慧或從儒門出身志欲躡等向上而脫畧於孔孟之庸德庸言或從禪元二門染迹志欲離俗騰空而全昧於如來之正知正見罪既未落三途苦趣緣猶未入於帶業往生則上帝尙鬆之於神人兩趣之間

使得游行名山洞府與人相近待報盡而後六道  
有歸當其未歸之時不傍仙家之洞天福地以爲  
窟宅則傍神界之虛空幻境以爲僑寓而生則爲  
多種躁心偷心於三教中不禁此際發露又幸上  
帝之不遽我譴也則併借上之威靈而矯誣之以  
聳凡夫之聽其實采人間英靈子精神以自王也  
亦或借此機緣影掠三教大義凭鸞乩以提人顯  
附於神道設教而陰亦求銷生前夙愆者原非大  
得罪於上真然而根因全不純正境界亦不真實  
其誘人必以未得爲得未證謂證之幻說投其欲

速見小之根謂昇仙成佛別有一條路徑若無資  
於三祇修証九品往生也者此謂臨深以爲高加  
少以爲多不久必歸於敗露而世有鍊其術者則  
豪傑士夫往往受其籠絡而不悟也屠赤水之謂  
哉赤水之信孫術士所鍊宜真慧虛二鬼仙不過  
鬼中之上上品仙中之下下品耳乃尊爲大導師  
躋之於七真八洞之上蓋未知宜真之先受擯斥  
於吾婁曇陽仙姑也然能出奇徵幻境以驚人故  
曇陽手自按劍而口責其假冒上真名號以亂正  
法也是亦盜魔之雄也所以謂之盜者上能盜仙

佛之淺教以驚人下能盜名士之精神以滋慧也  
此魔卻與淫殺二魔不同雖不能動大福大慧之  
豪傑而亦能動小福小慧之流程子所謂當如淫  
聲美色以遠之愚謂莫此若矣吾非謂儒者一信  
孫術士之術一染慧虛之見便作三業入三途也  
謂此魔大偽似真種深則根難拔多劫縱以修持  
鄰聖證不墜十種陰魔中必墜五千退席比丘中  
何可不於當生拔此根也故作三魔辨以警淺儒  
之易爲術士所罔者

見從先  
遠俗議

人身難得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道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  
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婁東王中丞官山東時得遇白猿精臨別猿語王  
曰汝曹毋以人身容易而輕令失之我修道八百  
餘年尙未得脫猿身

吾宗近溪先生與蜀中一猿相處與談名理絕勝  
皆有超詣告近溪先生曰子修行凡幾百年意之  
所在咄嗟可辦上天下地九州八荒無不可到獨  
不得爲人人身最貴卽欲爲先生之輿臺亦不可  
得而乃羨我乎噫超越之難何如



前身

有人笑而問余曰君能自知前身爲花之寺僧耶恐  
妄語耳吾則不敢信余曰月明蕭寺夢花之前身爲  
花之寺僧同乎我者且不必論稽古以來諸書所說  
如馮京前身爲五臺山僧張方平前身爲瑯琊寺僧  
崔允前身爲瓦棺寺僧曹卿前身爲嘉佛寺僧真西  
山前身爲草菴和尚李嵩前身爲澄空和尚房琯前  
身爲智永禪師婁師德前身爲遠法師曾公亮前身  
爲青草堂禪師袁滋前身爲西峯禪師王十朋前身  
爲巖閣黎王珉前身爲胡沙門王鄂前身爲百堂寺

沙彌宋度宗前身爲行童陳堯咨前身爲南安主人

余志五前身爲四祖寺僧瑯琊王練前身爲胡僧王

三洞之子前身爲居和大師唐王前身爲大瓢和尚

太保李維寅前身爲伏牛山禪師宰輔胡濙前身爲

天池僧都憲張素前身爲菴主吏部虞淳熙前身爲

杭州僧太僕卿王士性前身爲峨嵋寺僧狀元費宏

前身爲充菴僧新建伯王守仁前身爲閉門僧同知

陳雲嶠前身爲泗州寺僧進士李商隱前身爲妙高

寺僧太原進士華人前身爲西域僧太原進士王瓊

前身爲西番僧三衢王童燦前身爲高麗寺僧太學

生郝子良前身爲黎道人金陵瑣事云尙書鄭曉前  
身爲僧宰輔李東陽前身爲僧成國公朱希周太常  
卿陳沂臨淮侯李言恭狀元朱之蕃進士周元前身  
皆是爲僧也

### 後身

人又笑而問曰君之前身旣知之而君之後身亦能  
自知耶余曰來因不昧或能自知否則或爲人所知  
也稽古爲人後身者或不乏人試聽之如趙鼎爲李  
德裕後身蕭譽爲許元度後身郭祥正爲李太白後  
身潘佑爲顏延之後身劉沆爲牛僧儒後身邊鎬爲

謝靈運後身田佑恭爲馬援後身蘇軾爲鄒陽後身  
范祖禹爲鄧禹後身宋康王爲錢鏐後身韋臯爲諸  
葛亮後身嚴武亦爲諸葛亮後身王安石爲秦王廷  
美後身明太宗伯周洪謨爲丁友崔後身狀元孫繼  
臯爲唐臯後身太宗伯馮琦爲韓琦後身大司徒周  
忱爲滕德後身大學士高儀爲于謙後身少保胡宗  
憲爲白侍郎後身給事王嘉謨爲張德鏐後身郎中  
馬金爲馬廷用後身侍郎夏元吉爲屈原後身大理  
事丞尙穎爲李尉後身少師楊溥子爲石行人後身高  
唐州林接五子爲張越吾後身他如戴探花大賓盧

太守希哲俱有所本進士吳用先進士來儼然談隔  
世事如昨

我信錄卷上終

宣統元年南駿徐了目括羅兩嶂先生原稿

我信錄卷下目

儒釋同源

性理之說本自壽涯東林二禪師

宋儒多從禪學中來

原道

名言

儒書佛法同旨

佛法是平常心

人心本有內典

惡道不可墮

知行

懺悔

回向

看話頭

持咒

念佛



我信錄卷下

衣雲道人羅聘

儒釋同源

天下止有一乾元卽毘盧性海爲千聖千賢之總括  
乃諸天之統也夫是之謂道岸志於道志乎此也登  
道岸登乎此也古來諸名卿碩輔才人俊髦留意佛  
法者甚衆於時故有纂法喜二志者爲澄江夏某纂  
佛法金湯者有金陵馮某將古今嗜佛者詳列行狀  
今特析其名燥者以言漢代祇闕德潤曹子建牟融  
三人者晉代六朝則謝安王羲之王導之坦之許珣

習鑿齒郗超陶侃王珣蕭統孫綽戴逵顧愷謝尚羊  
祐陶潛謝靈運袁粲孔稚珪沈約劉勰陶宏景阮孝  
緒江淹顏之推庾黔婁其人焉薛道衡費長房王通  
楊素裴寂其人焉唐代則房元齡杜如晦長孫無忌  
虞世南褚遂良孫思邈房融張說宋璟顏真卿王維  
王勃李白杜甫白居易韋臯段成式權德輿李泌柳  
宗元裴度劉禹錫賈島蘇晉其人焉宋代則李昉王  
旦呂蒙正楊億呂夷簡范仲淹寇準晁迥李沆楊傑  
文同蘇軾蘇轍邵雍富弼趙抃呂公著王安石司馬  
光張方平文彥博蘇洵杜衍江總周敦頤尹焞陳堯

叟馮京陳瓘楊時黃庭堅晁說之胡安國張商英游  
酢秦觀米芾謝良佐呂正己胡寅張九成呂本中王  
十朋尤袤張栻劉子翬周必大葉夢得真德秀陸九  
淵米有仁呂祖謙韓世忠謝枋得趙子昂揭傒斯其  
人焉此其大畧餘不勝屈指海虞璽卿瞿汝稷曰歷  
代名流宿儒或行峻一時或文雄百代龍翰鳳雛之  
彥蘭馨雪白之賢歸命法流頤真靈筏者未易更僕  
數考其人之操履素業皆彪炳史冊固未嘗以嗜此  
而壞世間法也或者謂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惟恐  
入於其中夫飽梁肉者必無求於棗糲服縞紵者必

無取於短褐以短褐而棄縞紵以粢糲而棄粱肉雖  
愚者不爲也使道德之蘊不出於六藝性命之微無  
過於諸儒則彼固皆含六藝之腴入諸儒之室何肯  
悅諛詞而譯微言就僻行而鑿大道乎是棄縞紵而  
求短褐之類也非人情矣

謂語止

宋儒多從禪學中來

既登洙泗之堂何妨更入乾竺之室宋之大儒有着  
脚佛門者若指其人則人人皆似姑畧言之入寺講  
習終其日茹素者程伊川也入寺必拜佛者邵堯夫  
也捨宅爲寺者王介甫也日課拜觀音大士者尹和

靖也見得佛與聖人合者呂希哲也書心經贈僧者  
司馬溫公也問道與大慧者呂東萊也長慶寺修冥  
福者程明道也晚溺於佛者邢明叔也讀大藏三年  
者黃山谷也著屏山十論者劉子翬也以前路資糧  
爲念者呂居仁也後來看佛書者呂與叔也勸溫公  
學佛者呂晦叔也論維摩經者晁說之也以佛旨解  
論語者游定夫也解金剛經者朱晦菴也解楞嚴經  
者蘇子由也作投機偈者呂正己也序入傳燈者陸  
象山也跋蓮經普門品者眞西山也序中峯廣錄者  
揭奚斯也作庭前柏樹子頌者張子韶也謂孔子與

佛氏之言相爲終始者劉元臣也攜彌陀畫相一軸  
爲西方公據者蘇子瞻也

性理之說本自壽涯東林二禪師

宋儒之最著者周程張朱諸儒奉以爲極則者張朱  
張朱奉以爲極則者二程夫子二程奉以爲極則者  
周子濂溪也乃周子濂溪則又得之壽涯東林二禪

師劉後村先生曰濂溪學得自高僧見後村集張橫渠曰

東林禪師性理之說惟我茂叔能之見宏一紀聞陳忠肅

曰道學之說東林授之濂溪濂溪廣之見瑩中集道學性

理之說實倡於涯師而至於總師總以授周子見宏一紀

聞濂溪一日叩佛印元禪師曰畢竟以何爲道元曰

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溪擬議元笑而已濂脫然有省

見資鑑濂溪早留心禪學後叅靈源靈源曰離心意識

絕凡聖路而學可也公被逼責無所用心晝夜呆坐

而已偶於燕寂間脫然開悟見尙直編性理之說古書皆

不言千五百年後獨周子言之不知性理之說東林

授之濂溪東林以前各專己教未能融會至壽涯始

以其詞意發明易中庸之旨見性學旨要濂溪論學者曰

吾此妙心實得啟迪於南老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

廓達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

該貫宏博

見尹氏家塾

胡汲仲曰孟子沒千五百餘年道

統潛絕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周子之傳

出於壽涯禪師而爲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文公文

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處

見大  
同論

由此言

之禪教不但與吾儒不相悖戾而爲且吾儒相資爲  
用矣

原道

摘要

華嚴經云如來普觀法界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  
德相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  
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



辯正論云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卽儒童菩薩先遊  
茲土權行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

破邪論云修道階次心行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  
以爲著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受三歸也三歸如君  
子之三畏而又五戒斷殺盜媾妄語飲酒與仁義禮  
智信同

宏明集云仁者不殺之戒也義者不盜之戒也禮者  
不邪之戒也智者不醉之戒也信者不妄之戒也

破邪論云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者歟對曰某博  
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者歟對曰三王善用

智勇聖則某不知又問五帝聖者歟對曰五帝善用  
仁義聖則某不知又問三皇聖者歟對曰三皇善任  
因時聖則某不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者焉夫  
子動容有問曰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老子謂尹喜曰聞乾竺有古皇先生者吾之師也不  
生不滅善入無爲綿綿若存善入泥洹還乎無名吾  
今昇就亦返一源

文昌化書云余前世墮身爲龍得遇西方大聖人度

脫

又云在朝時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大聖人後  
遇隱者授以心印曰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

儒書佛法同旨

五經四書載放生戒殺報應因果托生輪迴等事如  
孟子曰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是  
言放生也禮曰毋覆巢毋殺卵又曰士無故不殺犬  
豕是言戒殺也禮曰仲尼之狗死亦與之席是言慈  
悲也論語曰以與爾鄰里鄉黨孟子曰哿以富人哀  
此窮獨是言布施也詩曰鐘鼓喤喤磬筦鏘鏘是言  
求福也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言降福也論語

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是言持戒也論語曰齋必變食  
又曰子之所慎齋是言茹素也孟子曰太甲悔過自  
怨自艾是言懺悔也大學曰定而後能靜易曰寂然  
不動是言坐禪也論語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是言  
參究也詩曰誕置之陋巷牛羊腓字之是言來因也  
禮曰衆生必有死又曰人死爲鬼是言去路也詩曰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言投胎也書曰五十登庸陟  
方乃死是言生天也大學曰悖而出悖而入是言感  
果也孟子曰出乎爾反乎爾是言酬報也易曰天下  
何思何慮是言息妄想也論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

言出生死也論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言無住著也大學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是言戒嗔恚除煩惱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是言根塵也論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言情緣也四十而不惑是言覺徹也六十而耳順是言圓通也論曰吾斯之未能信是言大事未明也易曰吉凶與民同患是言廣度衆生也論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言真空也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是言妙有也論曰曾子曰唯是言當下了悟也論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言思道斷也中庸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微細門也論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言隱實顯權也易曰大明終始是言知過去未來也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是言人同具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是言自利利他也孟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言了明性地也書曰念茲在茲明言允在茲是言一心不亂也論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又曰無行不與是言不用語言文字也易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況於鬼神是言天人師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言佛世尊也大學曰在止於至善是言毘盧

法界也

係理學李見羅說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是言覺悟也

係王陽明說

易曰復以自知又曰復則不妄是言同光自

照也

係焦漪園說

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

此哉其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言佛也

係管東溟說

柳子厚曰佛經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

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

焦漪園云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釋氏則極言之

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中

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為少矣弟學

者童習日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

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  
談也古人謂暗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  
寶劍抉盲眼之金鑑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  
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

薦論

焦語止

### 佛法是平常心

夫佛法本平常而世以奇特求之故往往不得佛心  
也故曰平常心是道此平常心凡有血氣之屬皆本  
有之豈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哉若必待佛菩薩傳而  
後有則世人日用境緣逆順好惡多端以非爲是以



是爲非熾然而分別不歇者此又何心哉此卽平常  
心也但衆生不善用之而現三毒奇險之心也如善  
用之則衆生三毒奇險之心卽是諸佛平常之心也  
雖然衆生奇險習熟脫聞平常心是道之說自然承  
當不下蓋其平常習生故也是故必須待佛菩薩以  
寶几珍御之風鼓吹而化其下劣之心則荷擔之心  
生矣此一心生又追惟往時下劣之心鄙而惡之於  
平常心則生大驚異以爲聞所未聞得所未得故沒  
量大人知其如此復以狸奴白牯之風鼓吹而化其  
驚異之心至此則聖凡情盡平常心開開而用之謂

之大機機之爲言蓋取照不昧用用不昧照耳夫照不昧用則謂之真照用不昧照則謂之大用故臨濟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者變而不窮之謂也

人心本有內典

或有問因果輪迴等說於經教外猶別有本乎答曰印之事事所謂吾心先有一部教典是也何以明之有一生作僞而得優游首丘有素稱善人而反終身桎梏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有前因之說也有昨日團圓聚首變生倉卒忽已俱罹凶鋒有今夕酒筵歡會

別未旋踵忽已遽登鬼錄則未讀內典已早知無常  
迅速之說也有攻苦一生文稱美善不獲一遇有髫  
年之士稍加涉獵已列高魁則未讀內典已早知夙  
根之說也曩日之川流今成阡陌昔年之林麓今已  
漭滄則未讀內典已早知山河大地皆幻妄之說也  
有聰慧不迷者談夙世事鑿鑿可憑有奄奄長逝者  
經數日久猶能醒說冥中事則未讀內典已早知定  
業之說也狐之變男變女惟意所向鬼之攝錢攝鈔  
任意所之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惟心之說也富貴豪  
華一霎時門羅烏雀英雄豪傑不轉盼墓已松楸則

未讀內典已早知夢幻泡影之說也疾病慘痛之牽  
纏饑寒貧困之懊惱官司口舌之逼迫生離死別之  
熬煎則未讀內典已早知娑婆苦惱之說也蠕動之  
蟲近於肌膚則不勝憎惡而烏知腹內有無限蛔虻  
不潔之物置之座右則遠之若浼而不知身內藏若  
干糞穢則未讀內典已早知臭皮囊之說也覩卑窪  
穢濕之處不覺有潔想忽懸天外厭蚊蚋蠅蝸之擾  
不覺有淨思欲脫世間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有安樂  
國土之說也豆箕已成灰用之去垢猶能顯其作用  
枯骨已爲殖藏之有氣猶能蔭及子孫則未讀內典

已早知有形滅性存之說也潛不能爲飛也而子子

出水爲蚊天無心於淵也而鵲入水爲蚌則未讀內

典已早知有人羊互生之說也人羊互生良馬之德

性依稀君子猿猴之氣體彷彿生人則未讀內典已

早知有升墮之說也學本於庸常平實而推其至極

則必曰無聲無臭道存於目前現在而要其功用則

必曰不覩不聞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有空寂之說也

叫街行乞者得一文如登天戴進賢冠者數行手札

已白鏹盈笥機謀百出者或不飽一粒愚癡頑鈍者

一籌莫展已坐享萬鍾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有宏福

薄福之說也彼釋教之重言累言於性分中未嘗增  
益分毫危言竦言於實際內未嘗支離絲忽殊覺有  
此世界自不能無此梵言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耳何反因其言疑之隋書云李士謙善談元理嘗  
有客不信不信佛家報應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  
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應耶佛  
經云輪迴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  
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  
其然

隋書  
止

惡道不可墮

地獄陰刑與世間陽罰委實不同獄名無間言痛苦無一刻之間銅丸鐵汁爲家常茶飯寒冰裂骨作萬載安居苦中增苦疼上添疼以劫計不以年計死而復活活而復死以刻計不以日計釋尊言此亦悲淒愁慘何世人膽大如斗敢輕蔑視理學周海門云三

塗果是惡道

周語

三塗刀塗火塗血塗也蓮池大師云

王難者色身之報地獄則慧命俱沉若謂三木纏身鞭笞交下此王難中極微細技倆何足云云或曰釋尊諛諛侈言者何故曰墮落之衆生嗟不偶也爲將墮落之衆生防失足也曰何罪至是曰身三口四意

三何謂身三殺盜淫何謂口四妄言綺語惡口兩舌  
何謂意三貪嗔痴總謂之十惡舊云行十善者定生  
天堂行十惡者定墮地獄曰果如是乎曰此世尊金  
口所宣也曰貪嗔痴三者曰可解免乎曰懺其已往  
戒其將來無不可轉而爲善故戒爲度苦海之浮囊  
破惡陣之鐵鎧有五戒十戒具戒菩薩戒等戒至菩  
薩戒爲大有六重廿四輕十重四十八輕各各不同  
惜儒者多不解此然儒中亦有講者不能抹煞姑舉  
一二宰官大司成陶望齡大戒侍讀吳應賓大戒詞  
林黃輝大戒林增志大戒殿元劉同升劉若宰大戒



吏部虞淳熙大戒諫垣包鴻達大戒中丞余大成大  
戒儀部曾鳳儀大戒副憲丁鳴登大戒陳丹衷大戒  
大尹陳丞輝大戒馮士任大戒大司馬申用懋大戒  
侍郎張有睿大戒尙書白貽清大戒五戒甚顯如王  
志堅胡汝淳蕭丁泰尹嘉賓錢肅樂袁儼費尙尹等  
指不勝屈卽魏國公亦受戒於博山師焉楚藩王亦  
受戒於三昧師焉明太祖高皇帝旣登極後亦受戒  
於慧曰師焉昔儀部屠隆與虞淳熙至契談及大戒  
屠曰我今便受何如虞曰不可有大威儀在由此言  
之戒爲至寶受爲大法不可以輕心慢心成草草也

欲離苦孽者其尙知留意乎

知行

世儒每以知行合一爲妙殊不知曾子述夫子之意則曰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由是而觀先知而後行明矣不知而行者又烏足道然知有解悟之知有修行之知有證極之知故無解悟之知則修行之知無本矣無修行之知則證極之知無道矣又證極之知爲解悟修行之知之所歸宿也問知行合一之旨可得聞乎曰行時非知時證時非行時到此地位不可以智知所知不能及知旣不能及

行亦不能及知行路窮不唯神仙失其靜篤管取羅  
漢遺其空醉矣若然者畢竟如何卽是回看雲樹杪  
不覺月沉西

懺悔

嘗聞謗佛者曰多生造罪不啻邱山一懺何能湔雪  
殆盡不知懺之力不可名言佛之力不可思議世情  
習自怨自艾王法用三宥三推蓋懺從心出一誠獨  
許五內爲崩揭地掀天排山倒海故一夫洒淚暑月  
飛霜匹婦號冤長城傾隕因知積雪萬重杲日能爲  
消滅堅冰百里一霧卽爲泮溶況益以佛力之加持

乎疏通者廷尉護庇者王家其不當下消溶者無有  
是理或云聞佛不能代衆生消定業度無緣何又云  
仗佛力可以懺盡曰自己知懺卽是不迷之佛佛與  
我未有不水乳和者能知仗佛卽是不着之我我與  
佛未有不鍼芥投者卽此有緣可度卽此定業可消  
故初機人必皈依佛其必不皈依者佛始憂之憂其  
在人仰仗佛力憂其在己不能代衆生消定業也或  
又云佛何故只要人求己曰佛者佛佛相仍之佛非  
已也使佛見己爲佛則文殊爲七佛師何爲甘作釋  
迦之弟子以闡化是佛空我相也人者佛佛各具之

佛卽吾身之已也使人非佛何以釋迦成道一切衆生皆具瓔珞相是衆生無衆生相也或又云臨終一懺罪業消盡有此可恃但當終身恣肆可矣若然恐開天下播虛之門曰否無心而陷罪者罪可懺恃懺而肆惡者惡不可懺此亦見內典

懺有兩有事懺有理懺事懺者五體翹勤理懺者端坐實相何謂五體翹勤達觀大師曰卽拜懺一節若任情識支吾不若不拜卽拜拚窮性命剗心剖膽哀號佛前何謂實相白樂天云無始劫來所造諸惡若輕若重若大若小我求其相中間內外

了不可得是名懺悔懺以理爲正以事爲助雖念  
實相相應而業三翹勤亦不相礙何以故初機行  
人未能卒與實相應須借外緣輔翼法華經所  
謂我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是也

回向

人有回向之心不可不講回向之法須要向天地鬼  
神諸佛菩薩敬祝得明白如求富卽曰某求富願行  
善若干或三年而善完或五年而善完則所求亦操  
左券且所求之願亦不俟善之行完而報以先至以  
發念真至積德湧猛則天地鬼神已早動矚此了凡

先生立命篇詳載也或者曰從來只有回向生西方者未聞回向求富貴功名子息壽考者然果能如法試之效亦踰常大藏中有起信論乃西天第十二祖罵鳴菩薩所著云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生極樂世界卽得往生又天親菩薩依無量壽佛經造論一卷爲淨土修法在大藏堂字函內第五回向門有云所有功德善根以方便回向攝取衆生不取一切世間王龍舒淨土指歸云但隨所作世出世間一切善事不拘大小多寡或止以一錢與人或止以一水止渴至於毫芒之善并

頓起念云願此善緣回向西方衆善相資必得往生也一元禪師云或一稱名或一舉手一禮一讚或一瞻仰乃至十念或發一行一施一戒一忍禪定智慧一切善根回向極樂願力持故雖有疾遲皆得往生如經所說見歸元直指大智律師云凡布施持戒禪誦苦行等一切福業若無正信回向發願非往生因見淨土指歸蓮池大師云回向菩提者凡所修爲皆願往生是名回向見彌陀疏鈔歸元直指又云凡有修福念佛禮讚誦經乃至毫芒之善悉皆回向西方有所歸趨臨終定生淨土舊云回因向果回小向大



回自向他凡此皆言回向之妙世之求富貴功名子  
息壽考者既行善矣不挈所行之善以歸注一處恐  
散漫無歸後日必增他福失所求本旨矣

看話頭

釋迦牟尼文佛主持世教無看話頭法門只教人在  
般若上留心般若智慧也嗣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  
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及初祖入中國不立文字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從前義學盡與刊下傳至六祖以  
後失其源流復成義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頓在  
八識田中如嚼鐵箇無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湊泊

使之認取本來面目圓滿本覺真心因病施藥未嘗  
有實法與人唯在善學者自悟耳山陰王龍谿乃陽  
明後第一理學也平湖陸五臺深心佛乘銳意禪宗  
王主致知歸重在儒陸主看話頭歸重在佛不知只  
要同出生死海管他是儒是佛一不了生死儒家也  
要吃累釋家也要吃累一了生死釋家有無窮享用  
儒家也有無窮享用同此眼耳鼻舌之人其愛此性  
命則均也

持咒

或問大準提七俱胝眞言今天下尤多從事持之有

效否咎啄木欲得木中蟲則畫符以出之吾不敢謂  
天下法符爲無靈螺贏負螟蛉以爲子則呼類我以  
祝之吾不敢謂天下密咒爲無驗乃畫符者閉氣凝  
神始一落筆謂之沌混開基持咒者用志不分一心  
凝定謂之觀門攝想言專也一也專一之力最大如  
太陽不能燃物一攝其光於凹面圓鏡之中令日光  
縮小如豆則能燃物卽淮南子所謂陽燧取火是也  
目睛不能見十里外一攝其精於數重銅管之內令  
目光專注不移則遠無不見明之利嗎竇所製千里  
鏡是也專一之妙如此沈自邠曰精能貫日晷度潛

移志在掘山鬼神知畏屠赤水曰犀望月而角紋豹  
隱霧而毛班猿凝神而升天女久思而化石晉宗少  
文曰魯陽返日耿公流泉宋九虎渡河而蝗避境猶  
皆心力橫絕能使非道元通漢班孟堅曰精靈通而  
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由基流睇而猿號兮李廣  
射虎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無實其誰信操末技  
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

班語  
止

咒者諸佛之秘密藏也威神極大呼吸極靈持無  
不效其不效者匪咒之故緣不堅且薦故以鹵莽  
報試驗之故焰口者焰口純以眞言爲主眞言純

以瑜伽爲主真言能召諸鬼神真言能使一粒變  
多多粒謂之瑜伽教瑜伽者身口意俱攝也前明  
大學士宋景濂有讚高皇薦幽施食十章其一曰  
法筵施食厥名爲解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  
味用實其腹神變無力動皆充足宋語凡一切諸  
真言持豈有不効哉請觀於焰口而益信矣

持咒所以攝心何必言希求希求卽是妄念子曰  
不然攝心乃可以持咒希求亦無礙若謂持咒可  
以攝心則小覷乎咒諸佛之秘密曰咒具大威神  
豈僅僅攝心之助所謂不言希求豈不超超元箸

獨得無上妙諦不知正不必諱言求也彼何人斯  
漫言無欲聲色貨利無不喪命以徇至此忽憑胸  
臆揭出清超二字然歟否歟且經中有云求富貴  
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壽命得壽命求西方得  
西方隨有希求必獲如意正是大慈氏憐憫衆生  
濟度諸有情之意何故又生抹煞在衆生業重緣  
慳者何因得功名富貴以暢本懷則倒提逆挽不  
得不借咒力若以諸希求爲妄將求生淨土亦妄  
耶十六觀想亦妄耶諸佛之意正欲人舍他求覓  
淨土乃爲求得其求不然衆生何術能超越泥塗

今與以超越之術而又以超越等語躍而過之眞末如之何也已矣

念佛

出離生死輪迴只有參禪念佛兩門參禪者參自心之禪也掀翻無始夙垢豁開原初寶鏡不過以純白還純白以明德還明德耳奈羣生惘惘不知此第一義諦是以又爲下根人巧設方便念佛往生淨土心口畧用功夫便登不退轉地不退轉者永不淪墮也不但不淪墮且享無窮快樂苟能一心執持名號卽帶業凡夫皆得攝受謂專屬接下根人乎不知實是

上中下三根普被以文殊普賢諸大菩薩皆欲生此故也以馬鳴龍樹宗門諸大菩薩皆欲生此故也蓮分九品罪脫三塗究其根要不過口中喃喃六字豈不至易至簡雖修觀門行門種種諸方便皆有還元之路然終不若淨土一門奇而且捷緣有上聖爲之垂手接引故羣生登彼岸極易如是之法豈非妙法猶存疑歎眞末如之何也矣

淨土論說汗牛充棟謹錄香光子說一篇以代時師箴砭香光子者太史袁伯修宗道也因其弟中郎宏道有西方合論遂爲序說云香光子避囂山



剎修淨業有一禪人闊視高步過舍而談見案上  
有石頭居士新撰西方合論闕未終篇抗聲言曰  
若論此法門原用接引中下之根何者中下根人  
智慧輕微業力深重以憶佛念佛獲生淨土如頑  
石附舟可以到岸誠宜念佛至於吾輩洞了本源  
此心卽是佛更於何處覓佛此心卽淨土更於何  
處覓淨土於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死三世之  
相無一毛頭可得纔說成佛已成剩語何得更有  
分淨分穢捨此生彼之事若於此處悟得是自在  
閒人卽淫怒痴皆是阿彌平等道場如如不動何

乃舍卻已佛拜彼金銅且謂悟與未悟皆宜修習  
無事生事吾所不曉香光子聞而太息曰若汝所  
言止圖口角圓滑不知一舉足將墮火坑也生死  
無常轉盼卽至如何熟記宗門現成相似之語以  
爲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而言世  
間一虱一蚤皆具有如來清靜覺體無二無別乃  
至諸佛成等正覺証大涅槃本體未嘗增得一分  
衆生墮三塗超生死海本體未嘗減卻一分如如  
之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  
無衆生於此証入亦無能証之人亦無所証之法

混絕心量超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置至於進修法門於無証修中証修於無級中等級千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尙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從上祖師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一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說頓說漸說因說果于經萬論無不通曉及問渠本命元辰便將經論現成語言抵對除卻現成語言依舊茫然無措所謂數他家寶已無分文其或有真實修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行持如盲無導止獲天人

之果不生如來之家於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  
手剗其語言塞其解路搜其情識令其苦密叅究  
逆生滅流生滅情盡取捨念空始識得親生父母  
歷劫寶藏卻來看經看教一一如道家中事然後  
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餘習拜空花之如來修  
水月之梵行登陽燄之階級度谷響之衆生不取  
寂証是謂佛種正如杲日當空行大王路不同長  
夜趨走攀荆墮棘豈謂一悟之後卽同極果如供  
奉問岑大蟲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証否岑曰未  
証奉曰何以未証岑曰功未齊於諸聖奉曰若爾

何得名爲大善知識岑曰明心見性亦得名爲善  
知識也宏辨禪師曰須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  
始染習故假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餅不一口  
便飽滂山曰初心從緣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  
習氣未盡淨頓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修也不可  
別有法教渠修行趨向若論諸祖師爲人之處壁  
立萬仞大火聚中觸之卽爛刀鎗林裏動着便燒  
未曾開口已隔千里萬里至機緣之外平實商量  
未嘗盡絕階級盡遮修行傳燈錄中分明詳悉大  
慧中峯言教尤爲緊切血誠勸勉惟恐空解着人

墮落魔事何嘗言一悟之後不暇修行頓成兩足  
之尊盡滿涅槃之果後世不識教意不達祖機乃  
取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爲行持昔之人爲經論  
所障猶是雜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記禪宗  
語句排因撥果越分過頭是日取大黃巴豆以爲  
茶飴也自誤誤人弊豈有極是以纔入此門便輕  
十方如來莫不自云無佛可成無行可修見人念  
佛則曰自性是佛見人修淨土則曰卽心是淨土  
言叅禪則尊之九天上言念佛則蹂之九地之下  
全不思叅禪念佛總之爲了生死同是出苦海之

橋梁越界有之寶筏事同一家何勝何劣叅門之  
中所悟亦有淺深念佛之衆所修亦有高下如何  
執定叅者卽是上根念者便爲中下自達摩西來  
立此宗門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  
理者多通理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如粟同云入  
悟其實迥別至如般若緣深靈根夙植伽陵破卵  
香象絕流或見根宗於片言或顯威用於一喝一  
聞千悟獲大總持或有懷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  
舍彼塵情究此大事不怙小解惟求實知臥薪嘗  
膽飲冰吞檠如此三十年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

與鍼劄偷心死盡心華始開此後又須潛行密修  
銷鎔餘習法尙見捨何況非法若趙州除粥鉢是  
雜用心湧泉四十年尙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打成  
一片兢兢業業如獲頭目直至烟消灰滅自然一  
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詰其所証  
恐亦未能超於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龍樹菩  
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辨才住持佛法  
故世尊數百年前於楞伽會上遙爲授記然亦不  
過曰証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觀經中上品  
上生於彼間一剎那頃亦證初地今宗門諸大祖



帥縱使見離蓋纏語出窩曰豈能卽過龍樹龍樹  
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墮階級之見而生於  
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証之果正等則禪門諸人所  
証豈能獨過良以上品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  
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修止是念佛往生別  
耳然吾以爲禪門悟修之士旣不能取無餘涅槃  
同於如來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於二乘必入普  
賢行願之海若不捨一身受一身濟渡衆生則當  
從一刹至一刹供養諸佛旣見諸佛還同往生究  
竟與上品上生止在雁行伯仲之間何以高似祖

師輕言淨侶其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  
道難勝習一念不盡卽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  
入胎胞如五祖戒出爲東坡青草堂再爲魯公隔  
因之後墮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  
縱般若緣深不落三塗而出房入房亦太辛苦還  
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況後  
世宗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以劣發心旣多不真  
功夫又不純一偶於佛祖機鋒知識語言或悟得  
本來成佛處當下卽是處意識行不到語言說不  
及處一切不可得處卽不可得亦不可得處將古

人語句和會無不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卽云馳  
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  
肆煩惱識得修行本空輒極意以壞修行謂檀本  
空也反舍檀而取慳謂忍本空也反聽隨而置忍  
言戒則曰本無持犯何必重持輕犯言禪則曰本  
無定亂何必舍亂取定聽情順意踏有談空卽云  
法尙應捨何爲復取非法旣云眞不可求胡爲舍  
之求妄旣云修觀習定皆屬有爲之迹何獨貪名  
求利偏合無爲之道愛憎毀譽之火纔觸之而卽  
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

說非甚至以火性爲氣魄以我慢爲承當以譎詐  
爲機用以誑語爲方便以放恣爲遊戲以穢言爲  
解粘讚歎破律無行之人侮弄繩趨尺步之士偏  
顯理路故窮元極妙莫之踪跡盡剗行門故縱意  
任心無復規矩口言往生是小乘法令人修習已  
乃晏然或至經年不拜一佛經年不禮一懺經年  
不轉一經反看世間不必看之書行道人不宜行  
之事使後生小子專逞聰明惟尋見解纔有所知  
卽爲一超直入更復何事輕狂傲慢貢高恣睢口  
無擇言身無擇行父旣報仇子遂行劫寫烏成馬

展轉差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隄之尙溢如何日  
以圓滑之語大破因果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必流  
自悞悞人安免淪墮若不爲魔所攝定當永墮三  
塗刀山劍樹報其前因披毛戴角酬還宿債莫云  
我是悟達之人業不能繫夫謂業不能繫非謂有  
而不有正以無而自無生旣隨境卽動死安得不  
隨業受生眼前一念嗔相卽是恠蟒之形眼前一  
念貪相卽是餓鬼之種無形之因念甚小有形之  
果報甚大一念之微識田持之歷千萬劫終不遺  
失如一邱山以智慧故身有光明以妄語故口流

蛆蟲一言之微得此惡果雖有智慧終不能消況  
今無明煩惱熾然不斷欲以相似見解消其惡業  
冀出三塗無有是處向使此等不得少以爲足常  
如說以修行終不自言我已悟了卽心是佛豈可  
復同中下念佛求生達生本無生不妨熾然求  
生卽心是土蓮邦不屬心外不釋禮拜不舍念誦  
智力行力雙轂並進方能踞上品之蓮臺坐空中  
之寶閣朝飴香積夕游滿月回視胎生之品彳亍  
寶地不聞法語不見法身象馬難羣雞鳳非類何  
況天人小果甕中蚊虻者哉而乃空腹高心着空

破有卒以偏執之妄解攖非常之果報不與彌陀  
作子卻爲閻羅之囚不與淨眾爲朋卻與阿旁爲  
伍棄寶林而行劍樹舍梵音而聽叫號究其所受  
尙不能與世間無知無見之人行少善事作少功  
德生於人天者等毫髮有差天地懸隔可不哀歟  
然則宗門中人上之未必能超於上品上生而下  
之已墮三塗故知此道險難未易行游成則爲佛  
敗則爲魔王虜分於彈指卿烹別於絲毫苦樂之  
分宜早擇矣況今代悟門一脈不絕如綫禪門之  
中寂寥無人止有二三在家居士路途端直可以

流通此法然既爲居士不同沙門釋子猶有戒律  
縛身方置身大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雖於營幹  
世事內依稀入得一門而道力甚淺業力甚深卽  
極粗莫如淫殺之業猶不能折身不行何況其細  
生死之間安能脫然故知念佛一門於居士尤爲  
喫緊業力雖重仰借佛力免於沉淪如負債人藏  
於王宮不得抵償既生佛土生平所悟所解皆不  
唐捐生死催人出息難保早尋歸路免致忙亂縱  
使志在叅禪不妨兼以念佛世間作官作家猶云  
不礙況早晚禮拜念誦乎且借念佛之警切可以



提醒叅禪之心借叅門之洞徹可以堅固淨土之  
信適兩相資最爲穩實如此不信眞同下愚石頭  
居士少志叅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機  
鋒迅利諸語言圓轉尋常與人論及此事下筆千  
言不踏祖師語句直從胸臆流出活虎生龍無一  
死語遂亦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  
塵勞然嘲風弄月登山玩水流連文酒之場沉酣  
騷雅之業懶慢疎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  
脫所幸生死心切不長陷溺痛念見境生心觸途  
成滯浮解實情未能相勝悟不修行必墮魔境佛

魔之分只在頃刻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門之  
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  
之盡破及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原攝一乘悟與  
未悟皆宜修習於是採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  
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  
萬派橫流詰其滙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弟  
一義爲宗以悟爲導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  
不亂念念相續爲行持以六度萬行爲助因以深  
信因果爲入門此論甫成而同叅發心持戒念佛  
者遂得五人其欲流通以解宗教之惑香光識劣

根微久爲空見所醉縱情肆志有若狂象去年沉  
湎之夜親游鬲子地獄烈火洞然見所熟談空破  
戒亡僧形容尪羸跛足而過哭聲震地殆不忍聞  
及寤身毛爲豎遂亦發心皈依淨土後讀此論宿  
疑氷釋所以今日不憚苦口病夫知醫浪子憐客  
汝宜盡剗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  
大莫久遲疑於是禪人悲淚交集自云若不遇子  
幾以空見賺過一生子生我矣懇求案集作禮而  
去時萬曆庚子仲春之廿有三日也

宣統元年南陵徐子目据羅兩峰先生原稿校勘